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三十一

宋 范成大 撰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三清殿能仁報恩大殿比舊加壯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為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暎重作兩廊畫靈寶度人經變相名畫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

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六年聖祖殿火提刑趙伯驥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募緣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至尊壽皇聖

帝賜御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字為殿額

伯驥跋語上既詔新平江

府天慶觀三清殿廼親御翰墨書金闕寥陽寶殿六
大字以揭之雲藻昭回龍鳳翔翥萬目聳瞻威顯咫尺
猗歎盛哉臣觀唐文皇書畫居鍾王表凡形篇詠
賜臣工載在汗簡侈為美譚然於明道闡教為生民
福者未始有聞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游藝八法
夔出神所奚唐足云矧方玩意昭曠儲神穆清觀道
妙於化原躋斯民於壽域固非下民所能測窺其萬
分第自今仰觀勾吳之墟奎壁垂光王氣所鍾奔走

百神撫訶護持罔敢或後當與
天無極云郡守趙伯驩恭題

郡人龔頤正作上梁

文以進壽皇嘉焉

在昔吳都于今漢輔誕惟仙聖之
宅有嚴壯麗之區與日月以蔽虧

式表中天之華闕帥雲霓而來御蔚為上帝之高居
慶基岳峙以當湯琳宇星羅而拱極南端洞達正殿
穹崇維時三境之常尊駢集九光之法駕螭蟠萬礎
遺址故存暈飛百楹羣目未覩方重熙累洽之運正
遠至邇安之時曾是殊庭莫還舊觀其何以佇颺游
於矜鬻甄靈眈於幅員皇上瞻言不吝有司之費壽
宮申祝亶儲二聖之休守臣承睿志以致虔上士不
崇朝而樂施至人示化高道勤心占營室於瑤光萃
梓材於荆楚莫不霞舒引墨雷動揮斤是度而是宜
不震而不踈瓊檐繡拱倏若化城金肥玉階殆非人
境佇結綺朝曦之采想觚稜宿非煙之祥仰規太
紫之圓方俯盡鬼神之情狀下鏘鳴之玉珥知足稱

於降臨晚帖安之瑤壇庶永蕃於祠奉考其經始曾
不淹辰斯舉應龍之修梁可後巨鼇之竊杵敢伸善
頌以佐歡謠拋梁東滄海微茫一望中暘谷扶桑朝
玉殿郁然和氣御靈風拋梁西震澤重湖玉浪低風
雨調和時節好不煩香火詠朝墜拋梁南咫尺神都
漢輔三丙位有星長燦爛兩宮天壽與之參拋梁北
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通神本聖功八荒有道開皇
極拋梁上風馬雲車來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宮萬歲
千秋輸景貺拋梁下日夕曾壇隆報謝昭垂乾象報
豐年開闡坤珍資道化伏願上梁之後慈闈康壽宸
宸尊隆德教並恢於彤管仁恩長林於青宮國棟無
撓王臣虛忠邊圉永消於兵革民編益幼於耕農千
里絕札瘥之盤四民均亭毒之工協氣旁薄而扶輿
下九鳳五龍於平世高靈偃蹇而姣服肅千乘萬騎
於浮空來佑太平之極治普臻希靜之真風皮日休
傷開元顧道上協宸宮上啓金扉詔使先生坐蛇歸

鶴有一聲應是哭丹無餘粒恐潛飛煙淒玉筍封雲
篆月慘琪花葬羽衣腸斷雷平舊游處五芝無影草

微微

觀中有金寶牌真宗所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

六朝舊物也殿後通神庵淳熙八年左街道錄李若
濟奉命建庵額三字亦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自紹
興初往來提舉司或觀前真武堂草積中披髮顛狂
以蓑衣蔽形故號蓑衣道人寒暑不避不與人親或
云時有一語中人災福兩朝間遣使降香問其安否
然庵則未始遷也

澄虛觀在永定寺西

崇真宮在能仁寺西宣和中為神霄宮燬於兵門有青

石橋扶欄雕刻之工細如絲髮為吳中橋欄之最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今名紹

興間道士朱至仁復建

王禹偁撰新修太和宮記夫大道無名強其名而彰用至

敬無類聚其類而誘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
賤彼而貴我自昔皇綱既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
三亦統之而為一蓋應機以設殊塗而歸者矣矧夫
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化民體希夷而應物
用之理國則絕聖棄智追軒昊之淳風以之修身則
抱樸含章異巢由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感則通邈乎

遠哉不可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畢誠之別業也誠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徙而家焉先是道士戴省甄者長洲人也幼喪其父隨母歸於畢氏宗逸無子戴實嗣焉與兄子玄棄俗入道淮南王之有國也五世其昌三教具舉顧毘陵之勅敵建吳門之巨屏利用禦寇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是分緇黃尤盛乃以子玄主開元觀省甄處洞玄官尋屬兄也云亡委茲棣萼母兮不造傷彼棘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繼卧甕之後林鳥返哺以無及桑蟲受食而有懷思舍田園肇興寶宇爰以己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德啓運之九年開寶紀號之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玄芝主而建焉于是翦葦蕪以樹垣墉浚汙潦而開池沼伐彼良木鳩于梓人繫日以儆功隨方以募衆亦既無怠斯焉告成俛彼仙鄉忽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也星壇三級侈祠祀也霜鐘萬鈞警

昏旭也繪事盡妙眸容有儀芝蓋雲耕婉若瑤池之
會冰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民罹札瘥歲有水
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修七齋之威儀霜清步虛露
冷真籙章醮具矣福佑隨之實天神之攸憑生民之
所怙也爾乃就水以治檻因高而創亭竒花移茂苑
之春怪石減洞庭之翠夏筍錦折秋荷蓋圓纖埃不
生衆卉是茂漁人誤入應謂桃源海客遐瞻更迷蓬
島姑蘇勝槩槩此實盡之暨聖上承乾許玉入覲隨圖
籍而效貢已在提封攷碑篆以無文曷虞陵谷禹偁
字人多暇訪道于茲爰述斯文用垂來裔振絃歌而
化俗尚愧于游乘風雲而上天馬知老氏謹為銘曰
蘇臺南趾震澤東渚其誰居之畢公之里其誰嗣之
戴氏之子奈茲浮世依彼玄門乃興宮宇肇自田園
厥功既輯其教彌尊它山未勒祕宇空存敢書事迹
貽于後昆春晚游太和宮詩數里新萍夾岸莎春來
乘興宿煙蘿隨風蝴蝶顛狂甚當路花枝採折多絳

節參差抽苦笋翠鈿狼籍撒圓荷湖
山滿眼不休去空羨漁翁雨一蓑

靈祐觀在洞庭山林屋洞傍舊名神景宮唐乾符二年

建內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祥符圖經本朝天禧五

年詔郡守康孝基重造

皮日休晚次神景宮夜半坐
夢中扁舟似鳧躡曉來到何

許俄倚包山脚三百六十大攢空利如削
迥瞻但徙倚欲上先矍鑠濃露濕莎裳
淺泉漸草屨行行未一里節境轉寂
寞靜逕侵沱寥仙扉傍巖崿松聲正清
絕海日方照灼歛臨幽墟天萬想皆
擺落壇靈有芝菌殿聖無鳥雀瓊幃
自迴旋錦旌空爍錯鼎氣為龍虎香
煙混丹艘凝看出嶺雲默聽語時鶴
綠書不可注雲笈應無鑰晴來鳥思
佳崦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
撥鐸清齋洞前院敢負玄科約空中
悉羽

章池上皆靈藥金醴可酣暢玉豉堪咀嚙存心服驚
胎叩齒讀龍躡福地七卜二茲馬堪永託在獸乏虎
羆於蟲不毒蠹嘗聞擇骨錄仙誌非可作綠腸既朱
髓青肝復紫絡伊余乏此相天與形貌惡每嗟原憲
瘡常苦齊侯瘡終然合委頓剛亦慕寥廓三茅亦常
往竟與珪組薄欲問包山神未賒少巖壑陸龜蒙曉
帆逗碕岸高步入神景灑灑灑襟袖清如臨紫珠屏雖
然羣動息此地常寂靜翠澗有寒澗碧花無定影憑
軒羽人傲夾戶天獸猛稽首朝元君寒衣就虛省研
空雪牙利漱水石齒冷香母未垂嬰芝田卜論項遙
通河漢口近撫松桂頂飯薦七白蔬杯釀九光杏人
間附塵躡固隨真鉗頸肯信拈鼈傾猶疑夏蟲永玄
津蕩瓊壘紫汞啼金鼎盡出冰霜書期君一披省皮
日休三宿神景宮古觀岑且寂幽人情自怡一來包
山下三宿湖之湄況此深夏夕不逢清月姿玉泉浣
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高且敞客牀蟠復竒石枕冷

入腦筓席寒侵肌氣清寐不著起坐臨堦墀松陰忽
微照獨見螢火芝素鶴警微露白蓮明暗池窻檣帶
乳蘚壁縫含雲黹聞磬走烟麴見燭奔羈雌沆瀣欲
滴滌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響醒發如吹簾杉風忽
然起飄破步虛詞道客中異樣上清朝禮儀明發作
此事豈復甘趨馳陸龜蒙靈蹤未徧尋不覺谿色暝
迴頭問棲所稍下杉蘿遶巖居更幽絕澗戶相隱映
過此即神宮虛堂愜雲性四軒盡疎達一榻何清零
髣髴聞玉笙敲鏗動涼磬風凝古松粒露壓修荷柄
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聽希微辨真語若投虛皇命
尺宅按來平華池漱餘淨頻窺宿羽麗三吸晨霞盛
豈獨冷衣襟便堪遺造請徒探物外趣未脫塵中病
舉手謝靈峯

徜徉事歸艇

上真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真觀梁大同四年置

元豐中
陳于撰

上真宮記云蘇州之南四十里有湖曰太湖即古震澤也又西二十里有山曰洞庭即古包山也山躡太湖心而形勢截薛氣象聳秀非人世所宜奄據而傳者皆以為神明多宮乎此蓋山之中有林屋幽墟之天即洞天之第九也又有毛仙公之壇即福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縹緲峯之南北際湖之陽即梁隱士葉順昌之宅也大同四年隱士捐宅以資道而奏可其為官即今之壽聖上真宮也山與塵土隔而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人亦信其為神仙之別隱也崇岡伏嶺雲煙之所封而不散邃巖麗谷泉瀑之所漱而不枯舒焉而明莫知其為晝慘焉而晦莫辨其為夜蓋山間之朝昏也芳林茂草虎狼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凋岫花野實禽狖之所賸而人力不能攘金石之潤不以暑而焦松桂之青不以寒而改蓋山間之四時也累朝昏以為月而不眩其速積四時以為歲而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逝者誰肥荒區相仍而來

者誰繼此其年歷愈滋而遺緒易替也天聖八年州
愴其如此乃於天慶觀選道士葉紹先以主之山林
之居其明以木石其游以鹿豕而問焉不蹊則藟蔓
荒茂室荆棘蕪我路矣況繇久哉紹先至即誅穢以
治廬非特肅神位而已又以晏內處也封土以崇墉
非特限空莽而已又以威外侮也宮室既闕神明既
容山蔬圃茹足以食終日道術禮醮足以化衆人訖
至和改元紹先亡令朱超政代之即其嗣也超政又
能謹勵其守而光明其傳以齋戒攝心之逸不以夷
險動也以鍼藥救人之急不以貧富辭也舉包山之
民無遠近無少大皆名其為先生也蓋昔之所已廢
至二人而興昔之所不足至二人而備使數百年之
蹤粲然復在者豈非人之難能歟余因為之說曰冲
虛以生白體靜以生明而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真也
以心若神以神王氣而休焉其無情者道之用也與
物非構而仁之以其不忍與我非嬰而應之以其無

對由是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神之則仙也街傳於
祕不傳於露用欲其晦不欲其彰全真於太陽所以
不輕其昇天養形於太陰所以不疑其夜解蓋德之
陰以與天地合即將以相天地而焉為天地所相行
之密以與鬼神通即將以役鬼神而焉為鬼神所役
出入其獨俯仰不齊此古之所謂至人而寂寥千百
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明于天下者為智者不
知乎此而愚者不能用也使吾道之不行於天下者
為信者不篤乎此而欺者好行詐也今之名山有如
洞度者固多矣其能奮振吾道以興壞濟物有如二
人者亦可謂難見也余所以樂為記其大畧而又為
之說如此文林郎守常熟縣尉陳于撰皮日休選盤
在山肋繚繞窮雲端摘菌杖頭紫綠崖吸齒利半日
到上真洞官知造難雙戶啓真景齋心方可觀天鈞
鳴響亮天祿行蹒跚琪樹夾一逕萬條青琅玕兩松
峙庭際怪狀吁可嘆大螭騰共結修蛇飛相盤皮膚

坼甲胄枝節掄驅犴鱗處似天裂朽中如井省襪徒
風聲疾跏阿地力彳_彳根上露鉗鈇空中狂波瀾合
時若蒼莽濶處如輟轅儼對無霸陣靜問嚴陵灘靈
飛一以護山都焉敢干兩廊潔寂歷中殿高嶸屹靜
架九色節閑懸十絕幡微風時一吹百寶清闌珊昔
有蕪道士位當昇靈官欲箋紫微志唯食虹景丹既
逐隱龍去道風由此殘猶聞絳目草往往生空壇羽
客兩三人石上譚泥丸謂我或龍胄粲然與之懼衣
巾紫華冷食次白芝寒自覺有真氣恐隨風力搏明
朝若更住必擬縻儒冠陸龜蒙嘗聞昇三清真有上
中下官居乘佩服一一自相亞霄裾或霞絮侍女忽
玉姹生進金碧腴去馳聽歛駕今來上真觀恍若心
靈訝祇恐暫神遊又疑新羽化風餘撼朱草雲破生
瑤榭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烟藉閑開飛龜帙靜倚宿
鳳架俗狀既能遺塵冠聊以卸人間方大火此境無
朱夏松蓋蔭日車泉紳垂天罽窮幽不知倦復息芝

園舍鏘佩引涼安焚香禮遙夜無情走聲
利有志依闌暇何處好迎僧布貯石樓借

希夷觀在靈巖山下

紹興十三年四月太傅橫海武寧
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

郡王韓世忠用私錢於平江府靈巖山下修蓋
道觀計屋五十餘間乞以希夷為額詔特從之

府郭寺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即梁重玄寺入國朝為

承天寺庭列怪石俗傳錢王立前有二土山中有銅

無量壽佛像高丈餘宣和中禁寺觀橋梁名字以天

聖皇王等為名改今額

韋應物登重玄寺閣時暇陟
雲構晨霄澄景光始見吳都

大十里鬱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
陸駢闐會四方俗繁節又喧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
泳草木遍芬芳於茲省毗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
忝但恨歸路長孫覲能仁寺重鑄鐘銘太平興國之
初平江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為樓三
層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大
火一夕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者募衆力更
鑄鐘成為銅萬三千斤晉陵孫覲為之銘曰法音無
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衆生執迷馳走空
聚聽蟻為牛夢春作鼓矯亂顛倒妄認前塵色聲交
驚不守其真粵有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
事燧木革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石之鐘蛇以目
聞豬以足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聲破曠一擊而
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
聞俱證
無上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前梁所置

韋應物遊永定寺北池僧舍密竹行已遠子規

啼更深綠池芳草氣開齋春樹陰晴蝶飄蘭徑游蜂
逸花心不遇君攜手誰復此幽尋寓居精舍政拙忻
罷守閑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
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
字廢身閑道心清即與人羣遠豈謂是非嬰永定寺
喜辟疆夜至于有新歲慶獨此苦寒歸夜叩竹林寺
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樽對無言百事違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明捨宅為寺舊

傳朱明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壞宅欲避兄離居明

以金穀盡與弟唯留空室一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

明宅弟與其婦愧而自縊明乃捨宅為寺

楊備朱明寺不悌爭

分不義財舊居金碧照樓臺何緣
半夜狂風雨暗裏却飛錢帛來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

為之名崇吳禪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

更兵火夷為煨燼都僧正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

得貲不以厚其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

堂十方佛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橐勑經樓龔頤

正為之記其略如此

方子通和廣化寺午日府宴致
仕諸公詩使君瀟洒上賓閑金

地無塵晝敞關風靜蕭聲來世外日長仙景在人間
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此

會高名千

古映湖山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礫中得

房瑄所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

唐金紫光祿大夫守
史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清河公房瑄寺碑序祕書省校書郎恭母
潛銘厥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畧中古淳薄
人散東周出禮以順其動後代澆極人妄西方流化
以復其情夫動與理違靜與道遇詩書之義尚乎聰
明其終動以垂乘戒之旨反乎視聽其終靜以適然
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歟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其數
康方駕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
要颺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

天上地下之事達前生後身之理歷劫必遇其勝因
累生固成其圓果輪迴拯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
孰能至於此乎精宮為歸誠之地比丘是覺後之人
非明王良臣孰能崇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
我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
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同號所以慶王
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十七年天火下
焚僅獲半存州將皇三從叔無言聖旨帝緒稟受自
高發慮存誠與庶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我無
累已之人庶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博身逸俗康
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護社
稷深于他臣視龍興別于餘寺興言多感舉意大成
以家率先施錢數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體物通十
方同力來奉佛塔此州是闔閭故國太伯始封習俗
尚華人云克讓聞義風偃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
氣雄心朗才傑寺主行虔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與

戮力營衛受仗州主由是發人取材輦貨購匠川流
咽塞道路相望體製諮決於公輸瓌巧採奇於衆藝
程式既定百工齊舉素無特起舊有增飾脩正殿之
四雷蔓長廡之南垂廓開房室增加廡庫高閣疊起
以下覆三門並建以相扶如少華之承西嶽少室之
拱維嵩衫翠虹新樂櫨雲密欵爾已就宛然化成右
驛亭左城堞亘望直視一面齊啓背倚闌闔俯朝盈
夕散之人前枕通莊閱朝京通越之上地富聚落之
腹壯為塔廟之首標吳中之巨麗實天下之景福向
若衆生無緣則佛不出世象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
長則帝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乎州無賢牧則蒸庶
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寶功足可以
光揚前烈乎佑下人也瑄浮客一過拾舟投體目駭
奇功心賞直節輕諸叙事不甚明暢銘而頌之實在
能者詞曰在昔元命蓮革唐德大象有歸神器載復
天人用虔立津扇福乃命率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

棟宇以光善本物持淨亦神護發地騰焰莫知其故
疎緞煙銷迴廊燼去半落層構斜通平地烈烈皇叔
總我古城象設不覲風埃咸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
乃廣其施誘人助成英英郡貳亦既同聲粲粲僧士
誰非會情投心霧塞効信泉傾舊制俄滿新規更營
龍跳透檻虎翼飛慶與國同劫配天作程假詞紹美
吁其以驚貞元中造寺僧元壹神悟寺主靈俊上座
靈琬都維那靈覺經營結構心願廣成化攝有緣捨
施雲會取材斬木驟水奔山篤途數千剋期以就戊
寅歲刺史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御言念棟宇修復碑
紀起廢爰獲舊文重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五
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高郵縣尉沈寧篆額
揚備詩高剎長幡敞淨居方袍圓笠照通
渠龍興舊額加新榜不見金輪皇帝書

瑞光禪院在吳縣西南舊普濟院宣政間朱勔建浮屠

十三級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重葺稍復舊觀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即吳先主母吳夫人捨宅所建
通玄寺基也支硎山亦有報恩寺或云錢氏建移額
於此寺有小院五曰文殊曰法華曰泗州曰水陸曰
普賢有塔十一級兵燼後有行者金大圓募衆復建
僅能九級所費計數十萬緡寺有卧佛北人多呼為
卧佛寺舊又有不染塵觀音像高數丈今復塑者徒
存其名云

妙湛尼寺在提舉常平司之東寺舊有塔兵燼後王岐公之孫女慈明大師者募衆重建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即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寺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燼後二像猶存鉢亦為一僧藏去得脫今寺中世寶之相傳漁人以貯葷

茹鉢遂破壘視其壘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

狀

梁簡文浮海石像銘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壁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萊

之岫逐安流而南徙况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

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松江之下號曰滬瀆此處有居人以漁者為業掛此簷綸無甄小鮪布斯九罫常待六鼃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沈浮疑諸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為海神即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冥欲起渡河之悲竊有覆舟之懼相顧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仙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沈覆沒而不見經厯旬日遐邇俱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滬瀆口頂禮歸依歌咀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驚而靈相峩峩漸來就浦仰覩神像嶷然雙汎非因鷓首詎假龍橋豈藉銀連寧須玉軸背各有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衆踊躍得未曾有復懼金僊之

姿非凡所從試就提捧豁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
對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通元寺
迺孫權為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
之神塔乃遷像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曰
朱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捧持不覺為異令人工甚
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致也乃復竭心同時稽
顙然後迺動至自舟中故知據井夜飛實無以異石
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
衆聖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
禮覲減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
在壬子臨沙汝靈侯奉敕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
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丹陽恥論劉向之術區選
攻金無俟嵇康之鍛既鑄既鏤是磨是銑曄如光定
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覩十方俱聞
說法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
而已哉吳郡僧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於三

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
莊嚴妙色實有厥勞昔魯聖云亡尚追儀於有若楚
臣殞世亦託似於優旃放勳之后更圖長樂之畫文
命之君不絕稽命之禩或傳諸往牘或布在前言或
贊迷盈耳或壽宮虛置況遠追應身近現靈迹不銘
不勒何以稱揚乃為銘曰巍巍天像堂堂最勝慧日
獨園無生永證愍此魚鈎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
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寶茲靈像履水
晨游凌濤夜上七衆有憑九垓知仰照此真容開斯
俗網千輪足起萬字習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鉢嗟爾
木俗心王所驅潁浮水沫命役馳駒宜宏希嚮必盡
勤勩觀相塵滅聞聲感祛湛然神跡長處全吳皮日
休開元寺佛鉢詩并序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毘
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千百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
千百年至于闐國若千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千百年
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而至滄瀆僧

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漁者於
滄瀆沙汭上獲之以為白類乃葦而用焉俄有佛像
見于外漁者始以為異意滄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
鉢供之迄今尚存余遂觀而為之詠因寄天隨于帝
青石作綠冰姿佛律云此鉢帝青玉曾得金人手自
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
天覺麥麩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應不
等閑吹陸龜蒙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
至今鉢綠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鐘光寒
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裏見不
煩西去詣靈峯韋應物遊開元寺夏衣始輕體遊步
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畫靜一作
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為累形跡一來疎李紳開元寺
序此寺多太湖石有峯巒奇狀者頃年多遊寓於此
及太和七年往來皆不復到寺中石太半亦無也詩
云十層花宇真毫相數仞峯巒闕月扉攢立寶山中

色界散周香海小輪圓坐隅咫尺窺巖窟窻外高低
辨翠微難保爾形終不轉莫令偷拂六銖衣皮日休

早景即事客省蕭條柿葉紅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
數滴桂上雨金鐸一聲松杪風鶴靜時來珠像側鶻

馴多在寶幡中如何塵外虛為契不得支公此會同
陸龜蒙日上不愚疊影紅一聲清梵萬綠空禪襪滿

地貝多雪料峭入樓于闐風水榭初抽寥泬思竹窻
猶掛夢魂中靈香散盡禪家接誰共殷源小品同正辨

論亦有九流百一曰禪家者流殷浩讚皮日休開筍園
園鏢開聲駭鹿羣滿林鮮揮水犀文森森競泣林梢

雨雙屨爭穿石上雲並出亦如鷺管合各生還似犬
牙分折煙束露如相遺何屑明朝不如掌陸龜蒙春

龍爭地養檀藥況是雙林雨後看迸出似豪當堙堞
孤生如恨倚闌干凌虛勢欲齊金刹折贈光宜照玉

盤更待錦包零落後粉環高下拘烟寒皮日休陸龜
蒙避暑聯句煩暑難避僧家自有期泉甘於馬乳

苔滑似龍蓀休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移松行將雅
拜篁陣欲交麾龜望塔青髯識登樓白鶴知石經森
欲動珠像儼將怡筒篁臨杉穗紗巾透雨絲靜譚蟬
噪少涼步鶴隨遲和烟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
吳地說開卷梵天詞積水魚梁壞殘花病枕歛懷君
瀟洒處孤夢遠采恩龜許能題寺閣一閣見一郡亂
流仍亂山未能終日住尤愛暫時閑唱棹吳門去啼
林杜宇還高僧不可羨西景掩禪關方寸通程公闕
留客開元飲二首畫錦新坊路稍西興來携客就僧
扉樽前倒玉清無比筆下鏗金妙欲飛藍舉直須乘
月去榜歌時聽採菱歸流傳白雪吳城滿頓覺炎歊
一夕微○仙老論文小往還多才令尹獨能攀携觴
步入千花界借榻清臨一水間笑語不驚沙鳥去襟
懷猶過野僧閑城中此地無人愛坐對西南見好山

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晉戴顓宅也至唐司勳

陸郎中居之後以為寺號北禪院

皮日休陸龜蒙避暑聯句獻蒸何處

避來入戴顓宅道遙脫單絃放曠拋輕策爬搔林下
風偃仰澗中石如殘蟬煙外響野鶴沙中跡到此失

煩襟瀟然揖禪伯藤懸疊霜蛻桂倚支雲錫龜蒙清陰

豎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隨竹書選勝鋪苾席魚跳

上紫芙蓉化綠青壁休心是玉蓮徒耳為金磬敵吾

宗昔高尚志在義皇易豈獨斷韋編幾將刊錢隨龜蒙

天書既屢降野抱難自適一入承明廬盱衡論今昔

流光不容寸斯道甘枉尺休日既起謝儒玄亦翻高羽

翼封章幃帷適夢寐江湖日擺落函谷塵高歌華陽

憤龜蒙詔去雲無信歸來鶴相識半病奪牛公全慵捕

魚客少微光一點落此芒磔索休日釋子問池塘門人

廢幽蹟堪悲東序寶忽變西方籍不見步兵詩空懷

康樂屐龜蒙高名不可効勝境徒堪惜墨沼轉疎蕪玄

齋踰聞寂遲遲不能去涼颺滿杉柏休日下洲島清

烟生苾芻碧俱懷出塵想共有吟詩癖終與淨名遊
還來雪山覓龜陸龜蒙同皮日休遊北禪連延花蔓

映風廊岸憤披襟到竹房居士祇今開梵處先生曾
是草玄堂清樽林下看香印遠岫窻中掛鉢囊今日

有情消未得故將名理問思光皮日休戚歷杉陰入
草堂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蓮花漏坐久重焚

柏子香魚慣齋時分淨食鷓能閑處傍禪床雪林滿
眼空羈滯欲對彌天却自傷陸龜蒙寒夜同皮日休

訪寂上人月樓風殿靜沈沈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
寒枝棲影動人依古堞生禪深明時尚阻青雲步半

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金偈更降心
皮日休院寒青靄正沈沈霜淺乾鳴入古林數葉貝

書松火暗一聲金磬檜煙深陶潛見社無妨醉殷浩
談經不廢吟何事欲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禪院也

徽宗時以為祝壽道場後即以為薦嚴之地改令額

蘇子美寄守堅覺初二僧曾攜舊書卷來宿古禪林
方外求知性詩中得賞音爐開山夜靜門掩雪天陰
杙上一寒硯燈前三苦吟韻強顏汗落句切鬢絲侵
玉就還重琢河窮更速尋穴爭探乳虎沙獨棟良金
字穩天星轉篇終海月沈唱酬同紀錄得失暗規箴
木鐸不徇路薰風難和琴半生誰引手中道比分襟
分野三河濶年華二紀深師方傳祖印我欲謝朝簪
嶺外烟嵐地湖邊雲水心情悰張翰繪夢想陸機禽
松下莓苔石
何年重訪臨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菴王岐公家香火院也靖
康之難此寺金人所寓故不得焚吳下古名屋惟此

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二塔對

峙俗名雙塔寺

紹熙中提舉徐誼給常平田記兩浙西路常平茶鹽使者治平江自行殿

駐臨安視昔畿內若節誕必奉觴稱壽兩宮之庭時為盛典先期環月率其屬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禪院建祝聖道場備極嚴奉是院肇唐咸通逮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以御書遂更今額乾道中始革律馬規模比舊增新四眾歸仰雲水盆集為一大叢林建院之民王氏捨負郭之田五百八十餘畝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帥常經營而懼弗贍紹熙二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就畀使者節兩朝所知德意乎達暮年于此利興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餘畝没入于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牒訴

旁午公曉以令甲皆不應得命有司召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十畝為請公諶有司給之抑權禁勢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無加喙而院之眾藉是庶幾資以無乏禱祠之地報上義深夫一用至公而二美具非公其孰能之德溥屬頤正記本末於是乎書公永嘉人徐誼字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遠固將推之朝廷見之天下與來世此蓋未足云三年上元日具位龔頤正記

定慧寺在萬歲院之西本子院也祥符中改賜今額

寶積教院在黃土塔橋之東舊靈巖山廨院也

永福尼院在長洲縣南

妙巖尼院在長洲縣西北

傳法尼寺在長洲縣西舊禪興寺也

寧國禪尼院在天慶觀西南

靈鷲寺在長洲縣北舊永光院

大中祥符尼寺在長洲縣西北舊福田寺

仁王尼院在長洲縣東南舊安吳院

資壽尼院在長洲縣東南

天宮禪院在長洲縣東北舊武平院

寶光院在長洲縣東北婁門

雍熙寺在吳縣北舊法水寺有方塔毀於兵燼至今未能復

景德寺在黃牛坊橋東寺有廢塔未復

西竺尼院在跨街樓後舊保壽院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況記云晉戴逵宅皮

陸集又以北禪寺為戴宅則此即今北禪寺矣

顧況撰建

乾元寺記五蘊十二八十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為有無自性為空空有融一即中道義雖石船渡海蚊背負山不為希有事僧法珣與和合眾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顓之宅也乾元初

節度使鄭旻之奏云觀察使李涵李道昌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願無邊受者實與雖空不敗有為有減無為有為之體有為無為之用無生無滅無相無為無名無法說無言語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觀法門於法有所得有相大乘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乘義所得無所得二俱真一乘之義也為妙因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羣有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有盡虛空無盡如來之體大於虛空光明虛覺圓寂萬億故於無住本建乎諸法不動真際恒沙煩惱莫不斷除魚吞鈎虎落弄蛇拂火此衆生自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本清涼佛在提摩竭國成正覺諸弟子栖乎茂林藉彼祥草厥後因時設教猶着弊衣行次乞食及往忉利省摩耶夫人優填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泥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長者造祇洹精舍末田底伽造龍宮精舍竺乾

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圖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三寺
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東林西林
寺度法師造攝山栖霞寺杯渡法師造南陵隱靜寺
傅大士造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
大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五寺畧也涅槃無前
無後般若無新無舊法珣上人重舊德不輕新學門
人清玦請况於經歲中抄佛心說永示無極文曰倬
哉迷盧宏亘大千百億日月藕絲貫穿蚊背負之飛
登梵天塵勞為海般若為船截生死流是曰希有大
哉乾元寶則不朽和衆雲臻珣為稱首佛告善來寶
坊崇哉法雨洒
埃慈雲徘徊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

白居易南禪寺千佛堂轉
輪經藏石記千佛堂轉輪

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闍矢謨吳
僧常敬弘正神益等俶功檀主節子成等施財院僧

法弘等歲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歲與經之費計緡三十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錯以為固環藏款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緡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僉曰然遂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觀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飢僧游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日與苾芻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鍵椎唱伽陀投持讀諷十二部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恍然巽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

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豈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誰都請予為記夫記者不惟紀年月述作為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于經經依于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羅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關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闍成

四年十一月
一日記

吳郡志卷三十一

以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
堂三十六百堂之中上蓋下
彫彩繪金碧以為飾環蓋懸
門丹漆銅錯以為固環藏
以輪止以柅經函二百五
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
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利
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
一記念曰然遂既來教行如
他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飢
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日
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
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
石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
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
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

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
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
惟紀年月述作為亦在乎
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
經經依于藏藏依於堂若
工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
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
心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
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
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郡志卷三十五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沈孫璉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_臣卞維吉

謄錄監生_臣陸潮愈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三十二

宋 范成大 撰

郭外寺

雲巖寺即虎丘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咸和二年捨以為寺即劔池而分東西今合為一寺之勝聞天下四方遊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餘

見虎丘山門

王隨記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靈秀之氣悉為

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郡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膏田多

稼歲儲以之流衍雲屋比盛風俗于焉富庶俯重湖
之縹緲煙景何窮睇層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丘山
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湧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
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
塚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
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魚
腸三千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
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帝因遊海右自滬瀆
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挺
劍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為虎丘焉故上有劍池或曰
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濶餘
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根又
云沈沈劍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為武
丘云其山又有響師虎泉陸羽茶井真娘墓生公臺
石壁現其鬼詩林逋回其仙馭詭異之迹莫可悉述
雲巖寺即晉王氏伯仲珉捨別業以創焉始於一

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
春今則合而為一先是至道中嶽牧貳卿魏公庠改
為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彼美招提實為絕境
粉垣迴線外莫覩其崇巒松門鬱深中迥巖於嘉致
故前賢詩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又
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上出雲
霓華殿山屹旁礙星日景物清輝寮宇岑寂千年之
鶴多集四照之花競折垂組影纓之彥靡不登臨達
心了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
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
盡存羌難備叙禪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懷淵廓自招
提宗唱克奉神君屢飛翰於雲鸞祈鏤文於金石愧
先聖之嘆輒成章於狂斐數頭陀之碑聊寓言於髣
髴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林
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知通進銀
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葉清臣御
書閣碑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
十有五年武威夷裔文經覆載禮修樂侈刑平政一
天地並況震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西奠汾
睢南遊苦縣典章人物輝灼方夏飛昇騰實倬越古
今天縱將聖典學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
俊寢尋經藝披編日仄點翰宵分帝庸賡歌道諧筌
宰聖有謨訓義光簡冊休于萬麓留神小學三元東
煥八象流景丞相臣謂臣拯相與文雅侍從之臣發
瑤笈披瓊蘊編第為集凡三百卷請從刊摹以傳永
久制曰可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
續慶基接神統孝善繼志功能昭前思先皇帝馨德
茂烈巍巍郁郁聖言睿藻雲章日麗非書之黃素縉
以文錦檢于玉匣藏石室則何以比隆六籍昭厥
萬祀於是司空上輿地之志職方辨九山之物分道
遣使咸錫其副則吳郡之虎丘存焉茲山據姑蘇之

右地負乾陽之勝勢叢生萬石崛起平臯講席坦乎
千人劍泉呀其百尺松篁總翠烟嵐異色宜有神物
舍于寶坊前此守土臣實臣度初基尊奉即山而宇
寒暑再離風雨無賴景祐四年冬十月知軍事臣堂
始大前構徹故以新奏取郡民絕籍而財入縣官者
錢一百七十萬以售工材移通判軍州事臣宋卿經
始慮素程工董役肇日短昂訖于駟見更五甲子閭
成無慮費竹木章介八百役夫兵手指二十二萬不
出帑一金不調里一民民不知役而渠屋彌望凡為
中樞韞覆之物皆稱閭而具疏栴密礎材理堅緻藻
楣文稅光彩眩轉重檐四迴陽景不暉飛陛橫出喬
松在下熏厨凝香而負巖鬆奩含輝而摩谿偉哉麗
乎茲可以壯龜龍之負載倬雲漢之昭明者已先是
永熙宸翰九軸帝書一品垂賁岫幌彌歷年所先朝
寶跗入石冊六十二分輝奎曲并集為賜今皇帝飛
雲灑妙墨本三十重光祖武嗣有恩頒至是落成並

置其上三聖總統昭明游藝若五辰二曜珠聯璧合
雖堯文禹律昌作武述何以過此惟堂以直清通敏
行已從政忠而愛君不以遠邇惟宋卿方嚴肅給裕
民急吏勤以辦事順成休績斯書斯閣斯人之賴臣
清臣嘗為史官記天子言動持使者符節得按察郡
縣觀聖文臨下之赫與守臣嚴上之恭敢書始事銘
于樂石詞曰天有文華日星地有文秀崑溟聖有文
垂典經粵宋二宗功邁德隆天律有融我皇定保繩
武祖考筆墨精妙大人繼明三后重英儀鄰宣精香
籤寶帙金匱石室四方馳駟吳治長洲上當斗牛其
鎮武丘茂林修竹龍蟠虎伏其地惟福直有真文乃
聖乃神撫臨其人守臣惟忠結宇再重與山比崇倚
金簡有字韜于委羽惟道家主歲訂諸蓬渚亶羣玉
之山上符冊府天為大宋是則文化成世無極山斯
朽石斯泐飛閣祕書時萬時億景祐五年十月七日
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提點市舶司本路勸

農使及管勾茶鹽砮稅朝奉郎守太常丞直使館騎
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葉清臣撰張丞相浚歲記吳郡
山水秀麗虎丘號勝處世傳闔閭葬此地氣騰出秦
皇使人求劍虎存其上因以名焉晉王珣與弟珣宅
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興佛刹本朝至道中革律為禪
紹興八年余謫居零陵住持宗達以書抵余曰我與
紹隆同嗣法于圓悟禪師實繼洒掃隆常建立轉輪
大藏効彌勒示現禮製施軸于中負戴其上規摹甚
偉僧法醜法清法悟為之勸邦人李方高次第輸財
方議卜築隆適告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為解夙夜
究力益勵精誠再閱寒暑工績甫就平高益下棟宇
翼如琅函貝葉輝燦焜燿信士鄒珉目規口嘆盡捐
所有獨力莊嚴於我法中為大緣事敢以請記且當
天下無事時當世名儒間以財為病矧兵革迭興軍
儲或匱勤役費用理容未安然我嘗思之兵火之變
其來有自因欲生愛因愛生貪因貪生忿欲愛貪忿

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為鬪亂怨深禍結殆不偶然
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念儻正和氣自
生其於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愧余聞佛為
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譬喻發明空理丁寧
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
思議古人指擿之意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己區區致
恭以佞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之徒易浸以溢流宕
南畝其教可輕疵哉將見斯歲之成觀相增信由信
趨善宿習退轉真證圓通孝悌和睦之心油然而起
宜勤守護用永其傳歲始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至
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宣奉
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為之記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峰寺吳館娃宮也

梁天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舊蹟土人奉事甚謹

今為韓蘄王功德寺改今名餘見靈巖山門

太平興國二年

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新建磚塔記吳靈巖山即古
吳王夫差之別苑也太湖渺白涵其側虎丘點翠映
其後自餘崗阜川瀆沃野上田環遶帶縈若視諸掌
代遷人異倬為佛祠愚守藩之七禩也屬丙子歲冬
先國妃居共氣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罔極聊可諭
其哀素王尚右未足申其制繇是顯營雁塔冥助翟衣
于山之椒累磚而就基其巖所以遠騫崩之患黜其
材所以絕朽蠹之虞不揮郢匠之斤自運陶公之甃
自其經始迨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
二顆親書金剛般若一編真彼珍函歲諸峻級美轍
上聳地以千仞塔拔山而九層巍巍下瞰於娑婆杏
杏平觀於寥泲纔疑湧出或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
弗届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輿實在報先妃之
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雲承足定水澄心拂石仙衣尚

為游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毫直書用備陵谷孫
觀智積菩薩殿記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為
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憩殿廡下長身薰
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
于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眾始驚異之居
無幾有胡僧顧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
何為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如師出世
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
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卧内僧索杯水
啜之一啜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帛數床弗受顧
謂其弟曰我靈巖僧也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
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岩
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遍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
欲還俄見壁間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
喜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事徘徊數日而後去
其事載於吳越國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

口見於大哀經菩薩品云惟靈岩古刹更隋唐五代
四百餘年至宋興始改賜秀峯禪院紹興中詔賜今
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
盛為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院之東廡庠迫破露不
足以稱四方祈奉事之意長老智訥飭其徒募衆
力大之高叢巨楠雄視一方像設中巖雲披月滿極
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動山谷於是
訥過余於晉陵求文以為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六
趣出沒生死莫覺莫悟惟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
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
湧揮塵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體歸命齋
心悔過厭離五濁如燭難出湯欣慕至道如亡子見
母如瞽發矇如迷得路發菩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
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蛇骨所藏傳衣所
寓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了恍如宿
昔曾受佛記今雙林大士泗州僧迦靈岩智積皆是

也訥公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
人勸成之隆樓梁閣穹堂廣宇幾徧淮吳豈止智積
一殿而已樂天宿靈巖上院高高白月上青林客去
僧歸獨夜深葦血屏除惟對酒歌鐘放散只留琴更
無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最愛曉亭東望好
太湖烟水綠沈沈○娃宮屨廊尋已傾硯池香徑又
欲平二三月時但草綠幾百年來空月明使君雖老
頗多思攜觴領妓處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
州無限情直自當時到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韋應
物始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
流吳岫分煙景楚甸散林邱方悟闕塞眇重軫故園
愁聞鐘戒歸騎憩澗惜良遊地疎泉谷狹春深草木
稠茲馬賞未極清景一作期杪秋趙嘏明月溪頭寺
蟲聲滿橘洲倚欄香逕晚移石太湖秋樹老雲歸盡
臺荒水更流無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樓蘇舜欽古來
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烟波空去雁吳

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
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宿宿枕依鄉
館天機斗覺清一聞山鳥語瞥起野麋情峭木搖霜
氣疎泉曳玉聲簡書催俗駕窻日兩竿明○夕鐘初
斷海鯨音投宿香園半翠岑冰簟浸牀消客夢水簾
澄月伴僧吟雄風拂袵清涼極珍樹交柯翠翳深一
夜漢陰機事息草堂虛論破煩襟李復圭秀峯上方
吳王昔日館娃宮殿閣鱗差軼碧空寂寂香魂歸不
得惟餘松柏韻天風劉無降曉乘輕舸出江城晚上
籃輿却倦行盡日松風響巖谷小窻聽作亂泉聲胡
理攝身下蓬萊放浪雲水迹非無簡書畏心賞寄泉
石亭亭雲間塔勝地聞自昔梯空上青冥如鳥著兩
翼化城出天半寶甃坦如席環山劃中斷裂地開震
澤我我東西峯觀闕倚空碧千尋林香逕劍卧漣漪
直當年館娃宮六月避暑夕琴臺延薰風萬女曳阿
錫牛耳爭齊盟烏喙已薦食百家雨東村託足歸無

宅馬知陵谷變大厦響千鳥矧茲風塵際樓殿踊山
脊安隱大火中顯允像教力興予浩劫嘆萬法本空
寂孫覲聞訥老築堂榜曰五至賦詩云老人昔記觀
河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期始信真心
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桑下了
無三宿戀壁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逐秋鴻往浮盃
又趁春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中去來想○
後七年過靈巖再賦二詩猊坐諸天繞龍龕百鬼營
捫蘿穿窈窕拄策上崢嶸雨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
降肛一鼉吼傲烈兩鳧驚獨詣超神界真遊夢化城
微吟更有味琢雪鬪僧清○老訥僧中龍得度佛三
界誅茆製不借刮竹作如意徵心訊空王禮足依梵
帝住世無三宿因緣有五至百年杞國憂
四大偃師戲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天峰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峰山亦名支硎山即東

晉高僧支遁別庵也皇朝祥符五年刺史秦義奏賜

今名

元豐六年龍慈曾狀記吳郡朱長文書闔閭城西二十餘里山之巔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

峯考於圖記所謂報恩山南峯院者是也記言晉僧支道林因石室林泉置報恩院唐之大中改為支山禪院晉之天福改南峯額予先世松檟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展省屢過天峯嘗訪遺詩舊刺求其地之所在以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皮日休陸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峯皆為賦詩寶曆以後州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至德中嘗為監察御史日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峯院額故相國裴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於是時而報恩支山南峯三名並存則知記所載大中天福更名者誤也今山下楞伽院有石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報恩惠敏律師塔碑言建

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之上中峯蘭若之下
碑望楞伽正在東北而記所謂石室者亦在楞伽人
猶謂之支遁菴自徑前南行其登彌高又數百步中一
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彌高又數百步乃至
天峯北僧院共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薄平廣泉流
其上清泚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敷坐清泉可濯巾
其謂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刀十九年若新發於硎
陸德明釋硎磨石也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
宜取諸此而石文又有如蹄泚者人謂之馬跡石故
禹錫詩云石文留馬跡峯勢聳牛頭日休龜蒙與懷
嵩起南池聯句亦曰翠出牛頭聳苔泚馬跡訛又曰
支硎僻亦過牛頭峯今在天峯之南此其可考者禹
錫詩中又有泉眼潛通海之語與夫松陵詩所言承
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隅泉池皆已湮沒失其故處
而裴公書額亦不復見矣若山下石室山半石門天
峯之傍有待月嶺嶺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其址

猶在而劉白皮陸之所賦詠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猶卧東山遁乃與之從游自放虛寂之境而有登臨之適故時人以為高逸遊之所遊多矣維吳之報思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峰故此山亦有馬跡石放鶴亭傳言遁常畜馬縱鶴其說皆有理趣非倉拘於浮屠法者也遁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之傳於名迹者猶不泯其為世所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禪法於天峯繼住持者十餘人矣德興之始來茅屋土階僅禦風雨後有文啓慧汀贊元維廣者大增葺之基土架木上瓦下甍堂殿庖庫廊廡寮閣門庭阡街次第完潔東有浴室西有憩菴佛貌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賴以成就其財費則取之州人非一家也予常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因見景德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依佛費財宜加禁止上曰佛教本於修心至於禪學為益滋大於是

言者不行蓋先王以道治天下使人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時慎獨而無思犯禮者非必士民也釋氏心法之妙殆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虛言哉贊公長老夙受法於明因禪師又深通順觀肇論之旨心地了達無所底滯予之道友也一日謂予曰天峯自德興新之且及百年願有所記予謂沃洲居易為之記矣而報恩寂寥未有紀者因為考論本末書以畀之政和七年葉勸超隱堂記佛子棄親出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不為名利所縛雖大善知識亦不免於求名而利附焉故必欲開張鋪席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曰欲以利益衆生一曰欲以開導羣迷此特自為之辭爾焉有能利益衆生開導羣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適其形耶余道友才公則不然雖嘗繇萬壽首座住天峯禪院纔得旬歲即興退休之念會余解官南歸亦思與之相近因出橐裝為營小居

能仁精舍乃名其所居之堂曰起隱蓋佛以清淨為
本虛無澹泊為宗而垂世立教禪律兩行專說法相
是真是實即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體不離
湛然常住即名為禪自達磨傳此心印面壁九年不
立文字不假聲聞而第一義諦復然流通遍周沙界
自爾以來燈燈相傳照耀大千啓發昏蒙證菩提果
起出世間與佛同體得茲道者才公有焉昔紹聖末
余掾澧陽謁長老自齡於夾山時會下禪人無慮二
百輩而獨談公不容口錄此始識公於此山之庫下
形骨清癯標韻高古無異於孤雲獨鶴然稍稍接之
話言莫非善巧柔輒議論風起至於疊疊之處如泉
竇始開悉自胸中流出所謂深得辯才三昧者見知
既已如此之超然矣而又能於茲時出超然拔俗之
見以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稠人廣眾卓絕數等
矣以是而名茲堂非虛言也堂兩楹五架麤完潔不
侈不陋真道人所居余不記其土木之工而麓記公

超然隱居之意如此葉夢得遊南峯寺詩序遊南峯寺獨登待月嶺而還長老才上人云欲作亭嶺上以待予再至因以詩贈云澤國鍾下流有山獨西南標奇借明眼夙昔多窮探腹背眩金碧鐘魚半精藍支郎放鶴地妙解無餘談高木氣未炎綠陰正青酣我懶倦登陟茲行咤猶堪幽尋雖云初佳處默已諳久欲謝塵滓往同彌勒龕平生行九九晚識前三三才也實可人窮年玩烟嵐習中有定水萬境潛包舍巖霜掃賴紫老翰餘樞杓嗽蔗要自佳食茶亦云甘坐斷方丈室天花雨甕甕笑我窘世網何殊老眼蠶我今已解縛真理密自耽但恐愛山意多求尚成貪願借待月嶺重開石頭庵偃松久傲兀碧琳故澄涵言尋覺城路更欲從徧參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亦曰支硎山寺即古報恩寺基也

樂天好是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
閑人淨石堪敷坐寒泉可濯巾自慙容髻上猶帶郡
庭塵咸平錢儼碑銘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
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有名僧之蹤復表伽藍綽為
勝槩至于傳法不泯真風則紀之以文信無愧矣蘇
州觀音禪院即東晉支公道林所建支硎寺也伊昔
二衆同居舍宇尤廣其山有支公馬跡蓋至今猶常
存焉唐景龍中詔更名報恩及瑞陵初圯海內精宇
人祇號咽茲寺在圯例獻文纘嗣佛日再中旗檀之
林枯莢畢秀時太原尹盧公簡求方牧是邦與僧清
贄相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綿架大中五年請僧洪憲
主之憲即豫章希運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甲申歲
至于乾德甲子歲凡百餘年陵谷迭遷香華中輟其
年二月有永嘉禪學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蘭
若頗以佛事結諸衆緣尋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
法席願齒入室之列大寂示之曰汝雖越人非越地

可居其當化人於吳地耳於是遂如大寂之教復來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舊地辟而住持是為令觀音禪院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理判官張仁棊等同經度之獲石銘於殿基承遇已下名氏皆如銘之所記蓋宿緣符契也未幾謙師徙居上方所度弟子三十餘人今之恩公上人蓋白眉也亦禮大寂得其宗旨退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廬昭善繼也恩公苦行有聞玄談尤峻適居放鶴之地雅契安禪之懷早歲師嘗入京師時愚方預常參一得相面今師泌前會之邂逅疏本寺之夤緣欲愚為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信無愧者廼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確勇功臣金州管内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錢儼撰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

十三

吳郡志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三十三

宋 范成大 撰

郭外寺

堯峯院在吳縣橫山即唐免水院也院有十景謂清輝軒碧玉沼多境巖寶雲井白龍洞觀音巖偃蓋松妙

高峯東齋西隱

蔣堂新井歌并序云堯峯巖暹禪師有道行居常遊吳門一日且曰山中

鑿石造井踰歲僅成既冽而甘大為叢林之利願得紀述以久其傳因作歌云白雲莽莽青山頭一穴四面飛泉流其初山間舊井酒枯腸燥吻海衆羞於時大士寶雲者頤指土脉智慮周山靈所感道心爽檀

施聿來工力鳩雲鉤齊下遠雷動石火內擊飛星稠
百尺虛空廓地表鑿井求水出見內書一泓清冽呀

深幽人疑從天墮月窟或問何處移龍湫次則其徒
駭殊勝競持應器嘗甘柔飢狄連臂喜跳擲渴烏引

喙鳴鈎輞碧釐光中輓轆曉銀牀側畔梧桐秋寶方
金地互相映谷耐坎蛙難此留傍晚江形小衣帶下

窺湖面卑浮漚何茲鑿飲有功利一掬入口醍醐優
熟者濯之昏鈍決病者沃之沈痼瘳而我時邀墨客

去松澗遠挈都藍游淨瓶汲引試香薜雅具羅列無
腥茶經鼎腥比之玉乳不差別玉曲河泉有請彼鍊

丹多謬悠拓器也茶傳天竺有鉢不并今茲泉眼在魯鳩所
喜雲液鄰菟裘魯鴉去之克一峯舍地于芋翁既往之鑿者

水記未載予將修此山此井永不廢此歌其庶傳南
州又題半峯亭詩云何名半峯亭堯峯路之半游客

趨層崖斗上多股戰寶雲構茲軒接引心不倦所冀
冠蓋來少休松石畔雄視金仙居巍乎倚銀漢自此

更攀緣須臾躋彼岸李彌大雲峯何岩崑去天餘幾
丈其下蔚華林幽禪屹相向我游先朝瞰海日射巾
杖飛蓋不須持步步蒼松障山僧知我來羅立崑雁
行提攜兩行人為我談實相一種勿弦琴三款無聲
唱開軒面東南千里入俯仰西登妙高臺更欲茲曠
望土斷澤逸山煙濤渺雲浪恐是六鼇連蓬壺墮莽
蒼又疑鯨入海偃脊起青嶂時方老大熾金石流欬
場須臾變雲雨為作雄風壯翻手回涼袂掀舞千林
響誰云免水宮自是神龍藏三高如可作吾欲五湖
訪洗足巨浸心振衣孤峯上寄語夸奪流得飽但相
忘長哦可當歌踏月下空曠僧懷深山居十詠湛湛
平湖浸月明漁歌吹斷曉風清壞衣蒙頂跏趺坐不
稱詩情稱道情右清輝軒深靜舍秋一鑑寬清甘聊
酌齒牙寒靈巖自笑窮山骨明月泉慳只欲乾右碧
玉沿聊向蒼藤掛六環滿莎嘉致伴幽閑雙眸淨洗
看不厭欲結遮頭草一問右多境巖寶雲珠草廣禪

林鑿石窮源意亦深長歎甘泉不當路汪汪空有濟
人心右寶雲井古洞深沈莫敢窺森陰草木野雲飛
白龍何處淹頭角天下蒼生待汝歸右白龍洞笑日
野花青嶂下歌春幽鳥白雲間寶陀大士全身露懊
惱遊人空看山右觀音巖寒松門底如張蓋接引嘉
賓眼倍青方丈老人迎送少未應因汝下幽庭右偃
蓋松下視羣山盡子孫派高直與月輪分善財不用
別峯覓只此休時見德雲右妙高峯禪板蒲團消永
日明窻淨几映疎筠一爐香盡六時過轉覺山家氣
味真右東齋匿影長嫵山木深閉門莫放俗塵侵如
今滿眼事奔走欲向
何人話此心右西隱

普明禪院即楓橋寺也在吳縣西十里舊楓橋妙利普

明塔院也

孫觀記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
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十萬戶為東

南之冠詩云茂苑太繁雄是也逮乾符光啓間大盜
竄出爭為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之
功盡有湖東西之地五代分裂諸藩據十數州自王
獨嘗順事中國迨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
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
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
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
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為
煨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
南北舟車所從出而巋然獨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
誌按吳郡圖經實妙刹普明塔院而不著經始之歲
月唐人張繼張祐嘗即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而
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
祐重建浮屠七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至
嘉祐中始改賜普明禪院而雄傑偉麗之觀滋起矣
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賴簷

委地飄瓦中人卧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修鉢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靚深龍象所栖升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為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財遺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介冑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率常賙賙然舉首感額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紹介之先瓦孟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躡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幣指困糜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于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今觀遷老積精營作練學苦空弊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飾盡壞起顛仆為急又飭其徒三二輩持鉢扣門或持簿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故成

就如此今吾鄉縣之長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
赫然如神明之臨又恃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
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為
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為一體人
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
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然矣故著
余之所欲言者為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日
晉陵孫覲記張祐長洲苑外草蕭蕭却憶重遊歲月
遙惟有別時因不忘暮煙疎雨過楓橋張繼晚泊月
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張師中吳門多精藍此寺名尤古
距城七里餘冠蓋日旁午斜迤邐採香遠岫對棲虎
巖扉橫野橋塔影落前浦霜樓鳴曉鐘夕舸軋雙槽
方丈中有人學佛洞禪語跡忙心已閑道樂行彌苦
不為喧所遷意以靜為主何必深山林峯巒遶軒戶
程師孟門對雲山畫不如師今一念六年居邇來寺

好尤瀟灑張繼留題內翰書今高偏王內翰丁太夫
不題又遊楓橋偶成晚泊橋邊寺迎風坐一軒好山

平隔岸流水漫過門朱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
頭似雪怪我到多番孫覲與溫老闍闔層城外寒山

古道西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白浪噴鷗首黃塵
送馬蹄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栖○又三絕白首重

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
猶聞半夜鐘○翠木蒼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溪斜

古城流水參差是不見元都舊日花○三年瘴海卧
炎宵夢隔青楓一水遙萬里歸來悲故物銅駝埋没

草齊腰胡垆朝辭海涌千人石暮宿楓橋半夜鐘明
日館娃宮裏去洞庭呼起一帆風張孝祥四年忽忽

兩經過古岸依然窳堵波借我編床銷午暑亂蟬鳴
處竹陰多郭附師于山雲漠漠越來溪水悠悠鐘到

客船未曉月和漁火俱愁咫尺橫塘古塔連
綿芳草長洲一老脩然自在時時來繫扁舟

福臻禪院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穹窿山舊經云梁天

監二年置今記中云唐會昌六年建寺有米芾大書

詩兩壁字畫奇逸至今存焉

楊宿記穹窿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所建也先

是蕭梁下詔取梅梁於茲地致白馬之莫感明神之
微因為白馬塢即茲院之址也至唐宣宗改元大中
重興梵宇法眷承紹六世于茲事曠繕完迨今百載
飛梁朽以虹斷危簷廡而翼推則燥濕之患是生矣
大教不泯招來信人天王嗣位之八年粵有當院徒
弟奉安發志必葺果得檀那繼踵而至自夏侯鍾離
二氏等一百五十餘人咸蠲淨緡鼎新大壯殿堂爽
塏廊廡鞞鞞璇題次第以輝鮮金地迴環而嚴潔於
戲阿舍所云若能補故寺者是謂二梵之福則安師
之興葺能事有是夫諸檀信之慈悲喜捨有是夫魁

茲勝事願勒貞珉聊奮直筆為紀
歲時皇宋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記

寶積寺在橫山下亦名楞伽寺山頂有塔隋人所書塔

銘碑石全好字畫秀整絕類虞褚大抵隋人書法無

傳晉宋間造意甚可珍今錄之

吳郡橫山頂舍利靈塔銘竊以至理無言

非言無以寄理玄蹤無體非體無以明蹤然則八十
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至如獻土
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因況捨
身命重財崇諸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
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
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少匡王國吐納
風雷之際出處朱紫之庭靡爵峻於其身隆基茂於
往葉溫良洽于郡國孝友睦于閨門建節贊治張振

化風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
謙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宮人奉為
皇帝皇后齊王六宮眷屬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
城之西山頂上營造七層之寶塔以九舍利置其中
金瓶外重石櫛周護留諸弗朽遇劫火而不燒守諸
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
居齣亂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
離親捨俗三十許年洞識苦空明閑法要誠心內發
冥夢外酬時聞此山有古之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
勝業願寶鐸常搖法輪恒轉舍生迴向歸心上通有
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成涅槃之
樂其辭曰相馬是滅法矣非生蓋纏虛萃渴愛徒盈
不無不有何體何名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
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
清流不倦貽銘無疲虔心局體同歸共慕施彼七珍
崇斯六度下被羣品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

少宣令問待秀苗聚輪轉三有馳流六通獨善非德
兼濟為功俱成法雨用息塵籠大隋大業四年歲次

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
郡司戶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瑗書

智顯禪院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寶華山

孫規新鐘記寶華山智顯禪院

面震澤之洪瀾背長洲之故苑左控洞庭之峻右挹
靈巖之巔刻蟠之闕相望遊麋之墟密邇真三吳之
佳地一方之上游先是梁天監中有僧號慙慙者至
自梵天營立香界植錫杖之故所化靈源之尚存年
祀滋深締架幾圯國朝祥符乙卯歲故府侯崇儀奉
公義當臨然之未墜思勉矣而可興其疇尸之必有
能者即以令心印師居焉增卑為高肇建宮
殿之類炭起金碧垂一紀間精廬克備云云

寶相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古廢寺也梁大同十年再

興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令名

光福寺在吳縣西南七十里舊有銅像觀音歲有水旱

郡輒具禮迎奉入城祈禱必應淳熙初年為人盜去

至十四年再得之

元祐中建安黃公頡銅觀音像記
光福寺距城六十里有銅像觀音

其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得知也康定改元六月志里張氏於廟傍之泥中覩焉時久旱弗雨相與言曰觀音示現殆有謂乎迺具梵儀禱焉即時雨降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州人必請命于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報夫道之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亦惟其時而已蓋習俗沈迷之日久矣必將有以薰沐其邪意啓迪其善心教令既不足以啟之於是時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四明之奉化東陽之

雙林錢塘之天竺是也或因乎俗之所趨或寓乎物之所感顯相示化變出不窮以是因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嚚抵冒之人亦將有以善其心沉根性之厚者乎則其所以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教行乎中國人之所賴以悔罪祈福者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予母葬于寺之西南常過其上僧蘊茶屢求為記予不得辭也因序其事云唐顧在鎔題光福上方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墜碎紅溪渚或樓彭澤雁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叢
驚釣翁

澄照寺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

天禧五年陳最記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

入洛象教歸周琅函流貝葉之文寶塔闕玉毫之相莫不圖諸爽塏樹乃精藍苟非背山而面林左泉而

右石則何以延大千之開士啓孤秀之名園是故鷲嶺雄標世尊因而說法雙林秀拔忠遠由是莫居蓋人境之兩殊亦古今而一致蘇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山之下寺曰澄照先是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澗宅為白鶴寺後有龍興寺僧知又因遊其上縱目周覽嗟其年紀寢遠名額僅存榛莽靡除基址甚隘於是鴻臚卿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玄祚捨祠堂基以構寺不改舊額因而遷之始初茹茨數十間而已觀其崗巒環合巖谷洞呀真佛者之津梁乃道林之形勝靈啓其地人興厥謀決智力而有開獲明神之來又寺中有靈泉潛發莫窮其源決洩蓋自於神功疏鑿豈因於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溉民田者百塍水旱不更其淺深遠邇必沾其潤利吳國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因改曰仙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令額乾德中又公既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與亦又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於常

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心而善誘由是智者獻謨壯者効用經始勿亟舉而新之故廣殿以安眸容飾華龕而度大葺厨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堂收雲之眾集辰昏是警鼓鐘於百尺之臺水陸致虔設位於五層之閣而又置懺院法華院亭樹高揭房廊繚周眈然巍然不勝其壯觀矣開寶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捨梳洗樓為塔院詳其始末敘厥廢興見徵燕辭用紀珍珠維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明因禪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即薦福山感慈禪院也

凌民瞻重建方丈記世之為放曠曼衍之言者指宇宙為極矣如來眎宇宙猶一漚也嘗以大千世界為言斯多矣而未得為無量也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可計矣如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置諸虛空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迫擲之方外而無動沃之巨浸而不溺

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莊嚴偈云淨土如所欲受用
皆現前蓋言諸佛如來遊戲三昧自在若此雖欲留
梵世於忍土遷內苑於鷲峯固為不難然且徇須達
之請而經營舍衛之室忍其虛府庫彈智力而後成
豈神境妙用不足尚耶嗚呼非具大悲者孰能與於
此衆生差別知見冥鈍要以檀施攝其初心由是言
之祇園精舍豈一手一足為之哉茲院成於國初景
祐中璿玠師頗易舊宇其間未葺者日益隳圯長老
唯廣師補漏支欹迨已四稔尺椽寸覽不以強人凡
興斯緣莫非樂施熙寧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始工後
十月而工畢坎高增庠廣倍舊址構榼榘亦攻堅
材巧塹斷削皆聚良匠美哉輪奐不日而成如天持
來若地湧出物不終石在人而興僦工之初予嘗謂
師曰弟子貧不能以財施弱不能以力施它日願施
鄙文讚勝事明年師故遺書來岳陽從索斯記師昔
住天峯蓋有甚大緣事未嘗刻一言令反記此者是

欲攝我以文施因
得記其歲月焉

湧泉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之下舊為程師孟光祿香火

院故程公賦詩甚多比年其家不振伐木毀屋以其

地賣為劉孝韙侍郎之墓

程師孟入湧泉道中十三
詩○小航時過越溪頭當

日吳官事可求西于冶容來作餌伍負忠憤反為讎
雖無別館虹蜺帶吳都賦云寒暑於雲館於但有荒臺

麋鹿遊高望太湖千萬頃夕陽依舊水東流○窮冬
未見六花飄春意微微動柳梢千丈龍形蟠暮嶺一

條虹影落溪橋閣門飛跨何清泚茂苑繁雄未寂寥
切幸早歸頻出郭西山隱客不須招○因省先塋到

故都不妨閑步問耕夫水雲蒼莽遙連洞田野低窪
稍近湖秋熟幾家收橘柚日生泉口藉菰蒲今朝偶

得西華稻僧飯年年出玉腴○道出橫塘跨石梁塘
南塘北稻花香風吹舴艋輕如駛日照浮圖峻若翔
遠岸漁樵三兩兩近村鷓鴣一行行回頭却指城南
路雲屋朱樓氣鬱蒼○寒林已見早梅芳盡日臨流
野興長門外牛羊人自得籬邊雞犬盜誰防三江夜
色滄浪白千里秋香把酒黃借問船中何所有橙齏
鱸鱠酒先嘗○舟行如葉泛長川解水吳兒力可全
風急輒先十浪破岸歌能把一簟牽湖沈日影山頭
畫雲漏天光雨足懸試向中流東北望城南寶塔在
門前○告老清朝分自安從今榮悴不相關有愁方
見田家樂無事纔知釣叟閑世故要看終始後人生
未免是非間婦墳更在公塋側一舸夷猶遂往還○
誰何不欲蚤忘機今已高年古亦稀翠柳陰中黃鳥
過青山影裏白鷗飛新春已到無高下故里重過有
是非人意不如毛羽
意聲聲猶道不如歸

天宮寺在吳縣西南四十里梁武帝天監中所營唐德宗重加興飾天聖間重新前進士張汴為之記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峯下梁大同四年建隋大業

六年廢唐光化中僧志勤因舊址結廬天祐四年刺

史曹珪以明月名之皇朝祥符間詔易今名山有無

礙泉紹興間始名

贊寧寄題水月參差峯岫晝雲昏
入望交蘿濁浪奔震澤湧山來北

岸華陽連洞到東門日生樹掛紅霞脚風起波搖白石根聞有上方僧住處橋花林下株蘭蓀○積翠湖心遙遷長洞臺蕭寺兩交光鳥行黑點波濤白楓葉紅連橋柚黃人我絕時隈樹石是非來處接帆檣如

何遂得追遊性擺却營營不急忙慶歷七年蘇舜欽
記予乙酉歲夏四月末居吳門始維舟登靈巖之巔
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巋然特起雲霞采翠浮動於
滄波之中即時據欄竦首精爽下墮欲乘風跨落景
以翱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緬然思於一到
惑于險說卒未果行則常若有物偏塞於胸中是歲
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
滴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汭洄七
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壇宿
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
云此所謂縹緲峯下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峯
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閭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
絮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
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
者歷遊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
後因而屋之至數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

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
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令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蓄
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誌者七十有二唯洞庭
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朴
厯歲未嘗有訴訟至于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椹柑柚
為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參差間
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
之表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藝捕採之勞浮屠
氏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深遠
絕勝之地壤斷水懾人跡罕至數僧宴坐寂默於泉
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
其行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
此曝然破散無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
俗骨傅之羽翰飛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二年
其徒心源造于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誠請攬筆
直述且敘昔遊之勝馬湯思退尉吳縣時遊水月長

短句畫船橫絕湖波練更上雕鞍窮翠嶽霜橋半垂
黃征衣盡日香鐘聲雲外聽金界將松映何處是華
山峯巒杳靄間李彌大無礙泉詩序水月寺東入小
青塢至縹緲峯下有泉泓澄瑩澈冬夏不涸酌之甘
冽異於他泉而未名紹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
李似矩靜養居士胡茂老飲而樂之靜養以無礙名
泉主僧願平為煮泉烹水月芽為賦詩云甌研水月
先春焙鼎煮雲林無礙泉將謂蘇州能太守老僧還
解覓
詩篇

壽聖院在吳縣西南二十里晉天福五年吳越國中吳
軍節度使威顯公文奉創建以奉其父廣陵王元璩
墓祀初名吳山院至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崇寧元

年威顯之孫奉儀郎賜緋魚袋錢公著立石俾承議

郎行少府監丞雲騎尉強浚明為之記

元祐八年九月辛巳同郡

錢君慎微過余言曰昔我先王既荒吳越維子若孫分建藩屏我高祖廣陵宣義王實鎮中吳父子再世嗣有節鉞逮我皇祖司封始至而仕于朝然自廣陵而下四世皆葬于蘇晉天福辛酉歲曾祖威顯公始建寺於吳山之麓以為薰修之所因其山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主僧惟久嘗遷其寺少南既又遷瓦塢最後遷宋塢則今所建寺之地也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厥初屋纜數十間僧徒甚寡歲久益壞而僧之來者日衆先將軍為出緡錢二十萬俾其徒懷政合衆財以新之然後瞻禮有殿講說有堂井廬庖福無不完具又俾其徒懷遇即寺之側相衍沃之地闢田畝百歲更豐凶不資檀施而寺常足食先

是法堂獨庠陋不稱寺僧智來又侈大之以增其舊
此寺之興踰百年更三遷歷吾家四世而後大備其
成之難如此幸此寺日益新僧之來者日益衆則錢
氏之興可知也恐後來者無以考也吾子試為我書
之余曰唯唯詞曰武肅多子大王小侯厥初啓宇十
有三州分建于弟維藩維屏維時中吳控扼外境廣
陵受鉞開壤千里文穆之兄武肅之子生有其土死
即葬之父子孫曾相望纍纍在晉天福當威顯公相
方視址爰作佛宮桓桓將軍世濟其美百年于茲寺
更三徙浮圖惟久實繁有徒修敝徙廢不忘其初太
湖之濱吳山之原斷

石刻辭敢告後昆

吳郡志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三十四

宋 范成大 撰

郭外寺

孤園寺在洞庭山梁散騎常侍吳猛宅也捨而為寺

皮日

休艇子小且兀緣湖蕩白芷紫紆泊一碕宛到孤園
寺蘿島凝清陰松門湛虛翠寒泉飛碧螭古木鬪蒼
兕鍾梵在水魄樓臺入雲肆巖邊足鳴蟻樹杪多飛
鷗香莎滿院落風泛金壺靡靜鶴啄栢蠹間猱弄楹
崎小殿薰陸香古經貝多紙老僧方瞑坐見客還強
起指茲正險絕何以來到此先言洞壑數次話真如
理磬韻醒開心茶香凝皓齒中之劫貝布饌以旃檀
餌數刻得清淨終身欲依止可憐陶侍讀身列丹臺

位雅號曰勝力亦聞師佛氏陶隱居常夢見佛號謂曰勝今日到孤園何妨稱弟子陸龜蒙浮屠從西來

事者極梁武巖幽與水曲結架無遺土窮山林榦盡竭海珠璣聚沉即侍從臣敢愛煙波塢幅條玉龍扣

殿角金虬舞釋子厭樓臺生人露風雨今來四百載像設藏雪浦輕鷁亂馴鷗鳴鐘和朝櫓庭蕉裂旗旆

野蔓差纓組石上解空人窻前聽經虎林虛葉如織水淨沙堪數徧問得中天歸修釋迦譜

包山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院有舊鐘云梁大

同二年置為福願寺天監中再葺唐上元九年改為

包山寺高宗賜名顯慶寺本朝靖康間慈受大師懷

深居之詔復賜舊名院亦復興

王鉉記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大士普照

禪師懷溼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之六年力祈還山
優詔不許命大丞相喻旨所以留師者靡不盡也師
確不可奪拂袖出都徧走江浙所至山川城邑僧俗
擁衆驩迎瞻頂焚香夾道如佛行化靈巖蔣山虛二
禪席以待而兩山之人遮道不得行師姑慰其意皆
少留而去最後得洞庭包山廢院欣然駐錫卷衲為
終焉計茲院自六朝之初為勝地梁天監中始再崇
葺唐高宗賜名顯慶為大叢林庇千僧陸龜蒙皮日
休所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權豪用事撤以修其
墳寺瓦木滌地俱盡淵聖皇帝詔復其名而舊寺僧
法聰為師以請既至山平江府令其弟了初主院事
然頽基斷址四顧荒寒而富者獻財巧者獻技壯者
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鍾經與樓皆具師平日未嘗
求施兵燼之後尤不煩人而施者自遠而至惟恐弗
受於是禪居靚深巋然出雲煙之上矣夫洞庭別名
震澤又曰松江又曰笠澤又曰具區道家謂一水五

名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而包山即林屋洞天下有洞
穴水潛行地中無往不達號為神仙天后便閭洞中
產白芝紫泉迺仙饌天醴環以七十二峯而明月之
灣縹緲之峯毛公之壇尤為塵外淨境傳稱黃帝訪
道所幸而夏禹治水截素書於此至吳王闔閭得之
以問孔子蓋仙聖所宅得名數千年遠矣地分東西
兩山院在西山之巔巨浸回環四絕無地天水相際
一碧萬頃風濤豪洶旁接滄溟下則魚龍之所窟宅
上則虎豹之所伏藏藤蘿膠葛橘柚蔽虧深林森木
橫生倒植納天風海日於窮崖絕壑之間所謂煙雲
生於步武陰晴變於几席猿鳥悲嘯晝夜清寂而水
作限斷遠與世隔蓋江海之外無際之山孤聳於不
測之淵無逾此者東南號山之富此又東南南百水所
鍾之地也竊嘗論古昔學道之士必遊走四方以極
天下壯觀登高望遠廣其耳目使萬境森然納於胸
中然後見聞深博道學明備釋氏之教亦然自出家

祝髮則一衲一食水浮陸走匿薄風霜以求師問法
務見一切世間艱難險阻情偽利害然後心境廓然
知無一當留者故於道為近思斯院之成人與地稱
山川改色來者瞻敬殊不知師所見豈在於此視天
宮化城金色世界釋帝龍天之居與夫光明藏海毗
盧法界皆吾一性之內非遠非近無去無來今我行
住坐卧莫非西方淨土豈厭此樂彼有所分別而更
他境於一念之外哉此師之達觀一視如法無彼此
不卷眷於一居也然則僕今所言皆師所不取也其
院之廢興歲月與師居此本心以待其徒傳永遠而
無窮者亦不可以不記也於
是乎書紹興二年正月戊寅

翠峯禪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洞庭東山唐將軍席溫

其所捨宅也

彌勒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里洞庭東山乾符年間吳

越王建

觀音院在洞庭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華山院也隋大

業間廢唐開成間再建成通間賜今名

僧懷深圖通殿記洞庭華

山觀音院者本在胥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內史張裕請於朝而立焉初裕嘗事應真謹甚感池產千葉

蓮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暨唐開成四年始遷于此往時浚治得會昌斷石刻其畧云羅浮常

安禪師卜其地即里人進士徐正甫所施也逮咸通十四年奏賜今名再廢於會昌至是復興有屋數十

楹視洞庭西峯諸刹最為勝絕處主僧維照篤志學佛材器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茲院雖號觀音蓋未

睹其像名存而實亡矣或問觀音安在吾將何辭以對於是發廣大心欲令一切睹相聞名悉蒙解脫乃用紫旃檀八百兩造菩薩像飾以黃金丹砂珍珠琉璃端嚴瑞相工妙天下并刻諸天十有六尊莊嚴畢備為大殿以居之規模雄偉動人心目費錢凡三百萬毫累銖積閱二十年厥功乃就來者作禮歎未曾有弟子維鑿實左右之既而照公欲刻諸石自太湖汎舟登靈巖謁慈受叟懷深求紀其事懷深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衆寶所成極清淨勇猛丈夫觀自在為利衆生住此山是大寶殿跨起于曾波之中真若鬼工神運所謂補陀落迦山者豈異此耶余聞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乃至心精遺聞圓融無礙悲愍羣品迷本循聲是故不動道場涉入諸國廣施無畏饒益衆生請試宴坐反聽嘿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粥魚齋鼓莫非三十二應身八萬四千手眼徧周法界又何止於一方耶雖然不假

乎像無以示圓通之捷徑俾夫見聞者各隨根器普
皆證入或由此也歟獨喜熙公能以如幻三昧成就
不思議事故樂為之書像造於崇寧五年二月工休
於四月殿作於靖康二年之二月落成於建炎改元
之七月作記以是年之十月初八日也孫覲題德雲
堂千丈鉢山屹嵩華浪湧雲屯天一罇榜舟夜並龜
鼉窟杖藜曉入雞豚社處處人家橘柚垂竹簷茅屋
青黃亞牛羊出沒怪石走蛟龍起伏蒼藤掛樓殿青
紅隱半山兩腋清風策高駕飢鼠窺燈佛帳寒華鯨
吼粥僧跌下世味久諳真嚼蠟老境得閑如啜蔗山
靈知我欲歸耕一夜築垣應繞舍胡松年詩序云余
罷自平江謀居雲川過洞庭西山暫寓觀音院德雲
堂坐揖湖山勝槩亦足以少洗簿書役矣數年兵火
之禍何所不至獨此地清涼安穩豈非林屋洞天金
庭玉柱為神仙窟宅有物常護持耶余願掛冠終老
此間也詩云小舟乘風飛鳥過萬頃雲濤縱撇籬此

行要是快平生無數青山笑迎我山根隱約見人家
僅籬茅屋埋煙霞宛似秦人種桃處川原遠近紛香
葩杖藜徑踏華山去試問蓮開今何許路迷絕壑蔭
松筠身到半山聽魚鼓道人為我開雲堂是中境界
泮清涼幽磬時和野鳥語飛泉暗瀉巖花香文書照
眼本吾事雁鷺著行敗人意造物似憐厭世囂拏置
湖山煩一洗何人夜呼隱去來向來得喪真山崖金
庭玉柱永不改人間劫火空飛灰葛勝仲弱水無風
到海山慈容親禮紫旗檀亭亭寶刹凌雲近湛湛清
池漱玉寒橘瘦暗飄紅萬顆竹迷曾蒔綠千竿藕花
不是南朝夢真
有殘香透畫欄

洞庭西山小湖觀音教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即
舊小湖院也相傳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汎太湖

而來小湖僧迎得之有草繞像足投之小湖生千葉

蓮華至今有之

孫觀靈泉贊良哉大士溢此靈泉世有熱惱一酌而痊方池何產三級紅

蓮無實可味有根弗傳世紀大士浮海而來攜此二物真之山隈青青之枝其灑此哉躑躅之衣其製此

哉唯此小湖實補陀山我來稽首瞻仰尊顏挹水啜之清入肺肝塵垢銷落身心蕩然嗟嗟此土奉事弗

篤百尺頽基數椽敗屋如泗僧伽習玩成瀆對面却迷貴耳賤目惟聖憫狂存乎克念歸斯受之匿瑕磨

玷弗昇莫求弗施已獻信受之者亦得是瞻汝心如泉泓然弗遷汝身如蓮離垢芳鮮大士可之詎曰舍

旃一彈指頃

超證無邊

護國天王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洞庭西山即

舊天王院也宣和間改賜今名紹興初更為十方

法海寺在吳縣西七十里洞庭東山隋將軍莫釐捨宅
所建寺也後梁乾化間改祇園皇朝祥符五年改今
名

半塘法華院在長洲縣西北七里綵雲橋西寺有雉兒
塔晉道生法師有誦法華經童子死葬此義熙十一
年商人謝本夜泊此岸聞誦經聲旦尋求見墳上生
青蓮華郡以聞詔建是塔號法華院紹興七年重修

鳩工之始夜聞塔中誦經聲數夕不絕

魏憲重修塔記半塘壽聖

浮屠按舊記云晉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材以建繇晉歷唐距宋興凡一再改造歲久寢壞先君開府覽之慨然若契夙願實始修焉建炎庚戌之亂塔復廢憲不孝顧瞻餘燼夕惕于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也疇敢不勉於是傾貲度財載如營繕紹興七年七月二日工告訖功初道生法師有童子能誦法華經死葬半塘其後過客夜聞誦經聲迹之莫見其人旦視童子塚有青蓮花塔之建蓋權輿於此迨今幾八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夜方寢復聞誦經聲琅然出塔數夕不絕嗚呼異哉僧了勤以其事來告因為之書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寶封一百

戶魏
憲記

大覺院在長洲縣南四十里

齊昇院在盤門外高麗亭東一里紹熙元年提舉常平
張體仁創建撥沒官田供院為常住貧民死而家不
能津送者則與之棺後焚瘞焉

吳郡志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三十五

宋 范成大 撰

郭外寺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傳
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半為虛閣縹緲
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為
僧舍雲窻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謂
崑山為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畧見張祜孟郊詩

及盖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州倅被旨來
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和之遂為
山中四絕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為冠月華閣妙
峯菴次之山之上下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軒
及凌峯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先焚
上方次之既而寺災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詠
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主
所書扁榜等一掃無跡今惟山圖僅存於收藏之家

石亦燬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玲瓏纖巧好事者甚

貴之號崑山石

唐王洸天玉堂記云有釋氏子宅于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太原王生洸

促足隅坐涵意欲洩不能者數四頃乃作曰欲以天
王堂事勞筆端謹按釋氏書云天王生于闍國作童
兒時猶能血鏃射妖逐鬼走天竺遇金仙子授記護
閻浮提補多聞王騰雲跨漢鞞鬼撻魔霞幟雪戟指
勾推泮竟鎮妙高北面水精宮中為藥又官長吁奇
怪事孔門弟子慙於語然儒以正直為神今天王能
射妖推魔用壯護世是亦正直也復何慙之哉按馬
鞍山踴出平原中絕頂晴望他山百餘里緣接培塿
咸溝穿塍織坦然鋪出復多奇石支疊危柱釋氏筭
室鑿倚山半天玉堂實翼西北隅塑狀岳聳宛然
拄空金精瓘瓌力溢膺腕彘卒象伍作為部落堂宇
宏麗四簷飛翬麻靈庇像若鄭瞞被甲擔戈立於烟

霽洮因勞其費進曰非其力能皆邑民為之塑實成於張弘度堂實成於俞師甫吁大凡力於耕者一人切於穫者三人豈偶然於天王哉釋氏子姓闕號清建姓趙號良顛時唐大中三年鄉貢進士王洮立僧辯端慧聚聖迹記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止于姑蘇遂謁郡太守尚書戶部員外郎陳公公一見若舊識迺盤桓于是邦得遊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屈于崑山縣寓慧聚寺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繼而至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迹且目其孤巖奇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羣岫相去皆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庭原隰溝塍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厥石斷壞其文殘闕年月名氏皆蔑然也乃詢諸寺人有者年宿齒者徵以舊傳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紀之文畧敘其事先是梁天監十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門釋慧嚮姓懷氏久居內寺一旦歸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因放錫禪生于

山脇石室間以二虎為侍師方運籌思立精舍忽有神人見師之前曰願施千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林木號怒近山之人聞樸斲之聲翌日而奇石矗疊廣階駢城其方截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一十二尺蓋山王之役神工也時宰縣者異其事聞刺史秦武帝因造寺焉遂立正殿於其上勅張僧繇繪神于二壁圖龍于四柱每雲陰天暝則鱗甲皆潤漶漶然及有浮萍者或曰多興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勅僧繇畫鎖以制之洎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宇茲寺嘗在毀間大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闡釋門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迹聞郡守韋公於是奏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梁製也唯神砌存爾觀其神迹規制皆窮竒極壯造化所成信非人力遊者觀之莫不齟然心懾而股慄魂驚而魄駭苟非嚮師至德通于神明又疇克臻于是耶苟非山王靈感昭于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此者今陳公博

古聞異來而觀之久以嘉歎因謂端曰前記湮滅來者昧其所從請撫其實庶垂於永永端雖謏才忝辱辱命故抽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僧辯端記孟郊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林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畫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道逆場張祜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歷雲根遠景窻中岫孤煙竹裏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王安石次孟郊韻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林露翰飢更清風蕩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還迫迓冠蓋場又次張祜韻峯嶺屢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抵桑門朱明之患聚寺詩序離常熟至崑山泊惠聚寺而詩情猶壯復為二章附于五題蓋山雞自愛其尾亦欲以多為貴也○古寺有遠名欲遊先夢生飛猿磧底嘯靈烏雲間鳴影密樓臺衆香繁草樹榮何年照佛火燦燦長光明

○石林高月生
薜閣疎磬鳴
宿鳥夢難就
定僧魂更清
香風動花影
巖瀑飛玉聲
遙夜坐來短
但餘天外情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即東晉所置寶馬寺

范浩諸天閣記浮屠

氏傳西竺一赤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禍福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往往悔惡徙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於教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處處巖奉高棟重簷鬪麗誇雄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歎其不可遏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翬飛下俯鱗宇碧櫺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天勢欲浮動使人駿立凜凜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氛靄葱鬱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誦觀恍然復疑身之排金闕而蓮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因見住持講僧淵問誰為此具言政和癸巳苾芻義明

演經丐錢創興普賢殿邑人沈饒募緣增堂廡以侑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感夢率衆建閣豪姓辛珍獨又畫剎諸天十六尊像遠邇信向磨肩投禮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既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

曾收法堂

記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故鎮遏使劉璠為建院以處之嗣師既去其徒以世及續居者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能葺熙寧四年主僧惟已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待學衆之來遊縣以聞州命選於衆乃得惠元禪師昇以住持於是四方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是豈人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聞命樂輸以助先為法堂寢室凡

二十楹始事於元豐元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乃畢
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興化為人也則記其事以慰作
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耆壽者之
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為也以書
屬予曰幸為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
生心是則攝一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
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也夫心之為物微妙寂通
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不古不今神而無
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書之所能盡哉
是以學者欲其深造於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釋
氏之教最為盛時然學其法者亦泥於言學其書者
亦忘其真天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
示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
同有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於名迹而已者乎于斯
時也道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闢如醯
雞之發其覆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

息於道者亦從之遊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人之餉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泛求於人而人亦不以為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棟廣宇極於壯麗敝則衆相與新之而人亦不以為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己以遊於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言也惟此堂室師之居此甚兮淵靜廓然朝徹資道之侶逖至而時集顯問於堂密叩於室宜其迷者自覺疑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室雖無與於人法亦人法之所依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竭哉云云元豐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圍練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曾旼撰

新安尼寺在崑山縣東二百步

常熟縣明因寺在縣東五十里

陳于新改禪寺記東常熟縣七十里有雙鳳鄉

有村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嘗曰永昌又名再
昌至國朝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遂為禪
寺土不變壞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
實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冒一切有以一真破一切
妄一切法是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無今安得有一
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我自非真今安得妄一有一
妄為有情故一無一真為無情故此禪律所由判也
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禪此禪
律所由盛也夫律為漸禪為頓而為之徒者以禪受
什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污其不見
僂於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
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更律為禪自今日始縣為聞
府府下僧籍蒐可為領導者衆薦令禪師紹瞻而府
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顏垣壞
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付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
鼓晨唱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歲輒大

凶而水且旱百里蕪其八人輒大疫而逋且逃十室
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一實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
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八
年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涇以利衆長涇之上營石橋
以便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
論次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紺而丈室未敞此必有
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
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于撰

常熟縣勝法寺在常熟縣東三十五里

梁夢得輪藏記
佛法自漢入中

國即與其言皆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晉宋周隋之
間鳩摩羅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
之至者日以廣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
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廓然無我為宗不立文字佛
氏之學遂判為禪律兩歧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
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唐開元正元

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剖分甲乙
鱗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
不具在其傳至于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
國其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經
不得為全書殘編斷簡出于屋壁丘墟之餘與一時
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固已不勝其
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
遠或百年皆已堙滅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
言率一譯再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
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歟蓋
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
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借資取便階梯所
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別邑梅里鎮又
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歲經崇寧二年
長老道淵始募衆緣為之淵強力明果學心法者也
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見余雪

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為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以其書則怠惟轉輪藏侈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徼福悔過者一皆効誠於此吹蠡伐鼓機發軸運象設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丞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嚮矣然邑民瘠而難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畧無以慰此意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志淵之勤而已也政和五年六月十日

縉雲葉

夢得記

法輪寺在常熟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永慶寺在常熟西北四十五里

李港巖扉開早涼谷鳥分遠翔花氣溼幽徑磬

聲清上方雲生松澗底花落蘇池傍致有遺榮意移時坐石牀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禧中改

賜今名

李港重修延福禪院記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會

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令長老惠明大師希辯荷天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耆里氓為之捨土木畚鍤之功大作廣宇峻廈不五歲而告成於是隆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堂者有邃麗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雙延相敞而廡者有表門背室紆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趾又有圍覆瓌架四周而院者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聲之翼舒鱗萃輝照可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俾

悉得而專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既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為惠智禪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詔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疋復賜令師號留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年上御製草書急就章一卷消遙詠一十一卷祕藏詮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一百冊藏馬思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錄之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陸絳新建佛殿記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后僻王治亂興亡之運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唐之大儒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寔盛於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

骨表之類皆著辭深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所以然者誠欲仰之採其寢盛未始不為釋氏福迨言弗納而身眩也彼得以益其惑遂有會昌之既豈非道隆則汚物盛則衰之効歟然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噫大道而有仁義仁義而尚狙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與乎由是源於漢流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為興善滅惡之筌蚩蚩之氓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敝蓋崇之者反於其道焉耳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家四聖御極灼知化源寺觀泐舊而無所矧置僧道限年而人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姑蘇走百里有邑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嚴

即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
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
餘杭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惠明大師
既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剎錢氏以師人境俱勝復施
金五百兩造七級浮屠淳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
章道遙詠祕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
旌高風院名舊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
請改賜今額院佛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顯
邑人李仁壽等捐厚貨買良材經始於景祐之丙子
落成於慶歷之乙酉壯而不華嚴而不陋絳里人也
偶為茲山之遊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
託得以直書時慶歷六年正月一日記

吳郡志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郡志卷三十六至四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沈孫璉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_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_臣陸潮愈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三十六

宋 范成大 撰

郭外寺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五
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

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

再修

功德記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郴州牧倪德
光捨居第置之是為大德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興
福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四代迄于我唐甲辰歲踰
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地僧難聿興武宗斥去浮屠

法菴寺在毀折數大中踐作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
是大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坦與彼
親友兼募信士助修塑像添建殿堂奐燁垂芳傳之
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興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
有愧斐然時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李湛雲門十里
長殿塔明朝陽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桂香清猿嘯遠
樹好鳥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為語滄浪常建清晨
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
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僧皎
然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
去盡寒雲夜
夜自飛還

壽聖院在常熟縣西十八里梁大同十二年置為頂山

禪院治平四年改賜今額

錢藻頂山瑞石菴記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篁奇木

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
神龍之池環窟其方邑民禱禳水旱曾不告召而千
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
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為菴召守常者持事之自是
禳禱必應福在一方守常死菴其下者不得其人則
禳禱不效水旱相仍嘉生不遂邑民以為戚迨今治
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命僧惠安拯廢舉墜
蓋廣其方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夫窮巖絕境龍
神之窟宅足以為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誠之應
効蓋不可輕已神之為靈嘗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
若依人以為報其能不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
致誠於陰寂不可詰之間而為民取福善之應蓋亦
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為也丁未春正
月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通判秀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錢藻撰陳于新
甕頂山路記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

為隅山以瀕海之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為破山以鬪龍破山而為澗也又北行九里為頂山又北行六七里為小山的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烏目山焉縣人往還以舟航為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即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石人迹不頻則榛卉為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潦為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累覺以甃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勦心者今頂山中峯菴主懷素始自破山之雙塔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為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即成功古之治田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時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有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為責者今懷素非徒能甃路而已又能建雙石

塔以鎮交衢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
縣官之未為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
元豐三年三月日文林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于記

廣安寺在常熟縣東一百里直塘舊名寶林寺

淳化二年曉師

苾芻
建

壽聖晏安禪院在常熟縣東北六十里許浦鎮

始自陳朝禎明

元年皇朝治平四年十月勅額為壽聖晏安禪院紹
聖二年僧智通始建鐘樓次以浴室廊廡塔砌鼎新

永安寺在常熟縣東北七十里

興於乾元間咸通二年
易其幢塔顯德中得州

符而鼎
新之

靈寶寺在常熟縣東南塗崧一百二十里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院也

始於

梁大同二歲唐會昌廢大中初詔復天下精舍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土僕射陳滿憫其藜陋首出已財集羣庶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堯鋤荒以廣其地端徑以闢其門聖宋咸平六紀徧募豪族以重新之李湛遊頂破二山淨居院詩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窻綺花光照地金微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

滿空鐘磬音

淨惠禪院舊仁王禪院舊經無今據碑修入云在西北

隅七十里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

僧仲殊記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為君子君

子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眾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為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因以為氏故釋迦如來號利利氏謂利益所及一利土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王推原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教化隆侈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人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本覽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教而達于道夫三教之用雖趣尚各異要之為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承父業起家稱為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聖像院觀大殿推把首施家財募眾興功嘉祐八年夏績用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誦先志紹聖三年工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雲川空叟僧仲殊記

吳江縣雙林禪院在縣西一百二十里

昔倪林里有寺因湖漲圯壞儒

林里始興建招提倪林之人訟於有司時郡將曹公瓊以其事上於朝遂謂之雙林

報恩禪院在吳江縣東北二十五里

唐大中年顧文通捨甲第而勸為精

舍釋迦大殿歲遠屋弊慶歷間沙門圓寔等重建

法喜寺在吳江縣東九里

後唐長興元年統軍趙君之倡也始曰崇福本朝更賜今

名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

僧曇義記畧云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

沈揆捨莊第營之迄乾符二年乙未歲刺史郡者始以狀聞詔下賜今額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殿宇

始立佛像香炬鐘梵蔚為道場年禩綿涉名存實亡
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師進道之外慨然繕葺市
木召匠運斤畚土不歷數稔壯麗寶坊大中祥符四
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巍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腹

煥赫顯
故云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

孫觀普賢應夢記云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

千萬里之外累數十驛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
嚴不入諸相一念瞥起遂撫四海於俯仰之中矣予
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
獨有普賢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
其故僧曰邑人宋邨者營築此堂為公媪追福之地
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垂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媪
導其前神清安隱蕭散如平生不見留滯冥莫幽陰
之態既寤歎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日以

精進又圖其像於家事之益度道俗咸共瞻仰焉余聞維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續之後影響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為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六結為解脫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逾響報無可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在庚午三月望日晉陵孫覲記

永福院在吳江縣地名八赤

李杼記夫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況乎運

心廣博勤苦功用以是因緣而作佛事利益一切眾生則佛之道豈難成哉平望之北二十里有塋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湖旁連震澤甫里魚稻之美商旅舟楫之所趨會居處聚落殆且百家具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相助幾於上古之遺風舊有精廬中更煨燼僅存遺址比丘宗潤即其所處為接

待院延竈四方雲水之客若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集訖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庀涵皆易新之嚴麗潔精具足衆妙為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實以告具石請記之為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判秀州軍州主管學事李抒記并書

殊勝院在吳江縣地名平望

京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

僧書華嚴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蔡當軸遂得殊勝勅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竊疑之僧有頌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圓何用高聲覓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昃見者總生疑我自心堅實

吳郡志卷三十六